

“东元盛”是济南近代赫赫有名的民族企业，“名驹”和“双鱼”两个独创品牌曾远销海外，曾热播的电视剧《大染坊》就是以它为原型创作的，其中的主人公陈寿亭是东元盛创始人张启垣，他的孙子张盛昆先生今年已81岁，他为我们讲述了家族印染厂的一段辉煌历史。

济南染坊有自己的铁工厂

口述人：东元盛印染厂第三代后人 张盛昆
采访整理：本报记者 于悦

周庄出道，济南兴业

电视剧《大染坊》中陈寿亭的原型就是我爷爷张启垣，剧本作者陈杰是我们邻居的孩子，他的长辈们和我们家是世交，也是开染坊的，他的母亲是个知识妇女，常来我家与我母亲攀谈，我母亲就将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家族历史讲给她听，她回去又讲给了自己的孩子。

我们家原籍是淄博市桓台县新城镇乔家庄，现在的乔家庄已经变成了三个庄，人口密集。我爷爷1898年到了周村，彼时有“旱码头”之称，从清朝开始商业就十分发达。22岁的爷爷不像电视剧里说的，因为穷困潦倒在人家门前被收留，而是在一家姓石的大户人家打工，后来因为表现突出被招为上门女婿。石家几个股东不睦，爷爷和几个朋友把店盘了下来，又把店名从“东源盛”改为“东元盛”，这就是我们家染坊的诞生，当时成员只有7个人。

东元盛成立时，由于周村

遍地都是养蚕人，染的是丝绸。到了1916年周村大乱，而济南的商埠已开，胶济铁路1904年就已通车，爷爷他们就来到济南的西门那边，建立了一个小染坊。到了1930年企业就开始发展了，到抗日战争以前，一年能赚二十多万块钱。我二叔就讲，当时各处来钱，“挡都挡不住”。东元盛还创造了两个品牌，“名驹”和“双鱼”，前者是青布，后者是蓝布。在销售渠道上，大批量的布卖给祥字号等布商，好的时候能一直卖到越南那边。

我们家在制锦市那边的房子有四个院，北边出门叫锦缠街，南边叫锦屏街，今年六月份成为了山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我的一些亲属还在那里居住着。在现在的锦缠街派出所后面，原有一个大仓库，存布上千匹，踩着梯子才能拿到。我二叔曾跟我讲，当时济南西关的商业非常繁盛，可以称作是济南的华尔街，当铺、银行扎堆，主宰着济南市的经济面貌。



位于锦缠街47号的张东木故居及东元盛染坊旧址。

战时拒绝与日本人合作

1942年我祖父去世，他老人家去世的主要原因是受日本人敲诈，我父亲和二叔都曾被抓去宪兵队，就在现在齐鲁金店那边的泺源公馆，公馆原来是有水牢的，现在可能堵起来了。我曾经去看过，一溜台阶下去，黑咕隆咚的，犯人弄进去之后，就往里面投辣椒水等。最后家里人用金条把他们赎了回来。

那时的日本人声称要建立“大东亚共荣圈”，实行经济统制，不让中国资本家经营，由他们自己经营，变成“军需”。如果不合作的话，就必须按他们的价格出售布匹，价格极低，我们家因此损失惨重，陷入了困难期，祖父因此得

病，半身不遂，不到一年就走了。自己一手创办的企业险些落入日本人手中，任谁都接受不了。临终时，他告诫自己的儿子，坚决不能跟日本人合作。

但日本人的特务机关和经济侵犯机关不是一体的，他们纷纷想来吃掉东元盛，我们家采取的应对措施就是一个字“拖”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时有个日本方面的女的，是个“二鬼子”，会讲中国话，常来我家，家人都嘱咐不能与她说话，由父亲出面应对。日本人还常派代表团来厂里“参观”，几个兄弟一商议，宁可停电停工生产也不让日本人看。民族气节很重要，我们家对异族侵

略非常反感。

陈毅来济南时，曾跟祖父商量给部队染一些黄布，我祖父立刻答应了。部队先去农村收购了十几万尺布，但大小、长短、质量都参差不齐，工人就先用拉宽机把布拉开，再用烧毛机让布变得平整，最后染出来发现，布比军队提供的数量还多了好几万尺。我的叔叔就说，多出来的一定要跟对方说，该多少是多少，部队的财务还称赞我们诚信经营。抗美援朝时，我们家捐了“一架半”的飞机，一架叫东元盛号，另一架出了半架的钱。另外，还给志愿军伤病员送慰问品，扶持残疾人，还捐了一家小型医院。

机械化生产摆脱手工染布

东元盛的发展有很强的前瞻性，来了济南之后不久，就建立了自己的铁工厂，雇铁工搞机械铸造，有些高档设备去外地购置，但半机械化的基本印染设备都是自己生产，比如抽水机、管件等，能节省很多钱，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，还登了广告。铁工厂一开始就在锦缠街47号，1942年因为家里人口增多，我这一代就有20多个人，就把工厂搬到了少年宫附近，原址用于居住。

我祖父有三个儿子，一个女儿。我父亲张伯萱是家中长子，二叔张让青也懂一点外语，三叔张东木读过辅仁大学，还是运动健将。经营东元盛时，三兄弟每天都要去一个小办公室碰头，讨论近日的经营情况。1937年7月后三叔打算跟随同学南下，我祖父让他留在了济南的厂里，解放后他做了济南市副市长，从三反、五反到抗美援朝，做了八年。三叔来了后，东元盛脱离了手工生产，走上了机械化道路。

那时的小清河是黄金水道，河道有水闸，可以航运，而且水很旺，我常去玩。用船把原料运到济南来，那时没有现代化织布机，就发动农民用家

里的土织布机织成布，再收上来，这叫做“撒机”。加工后将成品装船，沿河分销到各地。我父亲跟我讲经营之道：小商贩最关心布的价格，两个银元和两个半银元是很不一样的，当时济南的商埠区，流动摊贩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。所以让小商贩获得了最大利润，我们的销路才能增加。

当时的东元盛还一直致力于革新改造，集思广益解决厂里的各种困难。比如染厂内温度很高，染缸就能达到近百摄氏度，工人们叫苦连天，又没有空调，就把地下水井里的冷气通过管道抽上来，送到车间，一下子就能降低个四五摄氏度。这就叫做土空调，当时济南还开了个现场会表扬东元盛。

东元盛的工人福利待遇也不错，管吃管住，还有一种“矿石机”，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比较先进的收音设备，装上电池之后能听节目，很多东元盛的工人都买得起。后来东元盛成了印染厂，光染不印也无法名副其实，五六十年代厂里购置了印花设备，还请了一批印花设计人员，那时来到东元盛的设计员后来都成了画家。

家风：勤奋、节约、和睦

我们家北屋的中堂挂着一幅“治家格言”，讲基本的生活哲理和孝道等事。我还记得前两句，叫做“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除，要内外整洁。既昏便息，关锁门户，必亲自检点。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，半丝半缕，恒念物力维艰”。我们家不是世代富豪，而是从我祖父开始，经过艰苦创业到达后来的辉煌。所以家风就是要勤奋、节约和和睦，我祖父是民族资本家的典范，他省吃俭用，没买过一件皮袍子，没穿过一件丝绸衣服，千方百计地节约资金，用于投入。在经营东元盛的过程中，他

真是没享过清福。

家中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儒家家风，前两年我们家还被评为了济南市十大书香人家。小时候长辈教育我们，不能有用钱人的眼光去看别人，大家都是平等的，要扶老携幼，待人和气。小学二年级时我考了第一名，祖父还让人去买多加糖的烧饼来奖励我，用这种方式鼓励我们学习。抗美援朝时，我参加人民志愿军，被分配到空军15师43团部“管理股”，我觉得自己得到提拔就是因为一直勤勤恳恳，交给我的活立马完成，也比较吃苦，虽然不像前线将士一样浴血奋战，但后方

生活也很艰苦，在东北大雪封山，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时候也捱了下来。

前些年我儿子整理了我们家的《张氏家谱》，500多年的历史，绵延20多代，以后要10年一大修，5年一小修。其中我的曾祖父叫张海亭，也是个孝子，我回乡时，在桓台王渔洋纪念馆发现一块石碑，是当时的乡亲刻了纪念曾祖父的。碑文为“清赐同进士出身、授朝议大夫”郝毓椿写的《褒扬孝子海亭先生传》，大致事迹是他一直从旁侍奉患病的母亲直至她去世，随后又寸步不离地侍奉他的父亲，称颂乡里。

济南口述史

齐鲁晚报

2015年9月13日
星期日
编辑：武俊
美编：许雁爽
组版：韩舟

